

尚論後篇九

子仙珍藏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喻氏三書合刻序

西昌喻嘉言先生本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及雜症方論著爲醫門法律寓意草尚論篇三書成若干卷分晰疏洞曉暢精義高超元黃之表脫畧籠緹之中意古不晦於深言今不墜於淺真不啻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人身五臟六腑左右手足十二經相生相長老死循至於盡若無所事者

卒遇氣化隔其通陰陽錯其度造化輟施
送之權唯知道者能原其本而持救之上
世軒岐旣啟其橐籥中古書缺有間東漢
張氏之論出始爲衆法之宗羣方之祖令
人讀之可以因象求義因義求神旨趣錯
落妙諦無窮茂以加諸惜乎國門之書不
再世百年寢就湮沒沿註釋之譌謬者數
典忘祖張氏之書大壞守禁忌之迂拘者

因噎廢食張氏之書又大壞持調停之猥
瑣者塞門由竇張氏之書又大壞而莫救
矣此理旣晦千秋長夜一二發揮方書抽
揚脈理者各各名家僅比之爝火微明而
已先生痛心疾首隱居高尚起承墜緒不
迷門徑簡閱前修獨標正旨電驚雷吼辭
而闢之弗恤也然而至道嶷嶷從俗靡靡
少見多恠舉世疑之三書序例久見賞於

虞山惟孤行江介間善用者業著竒效或
亦窮而思返者機耶茲浙東觀察黎川陳
公重梓是書採舒刻尚論篇後卷校定補
入合爲全璧具大醫王手眼者當自今古
同揆或謂後卷不無襲取遺文錯簡焉得
起先生一一而質究之倘所稱畜銳以將
取居謙以自牧者無解於古人宜亦無辭
於後人也豈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王春南豐古青
山人趙寧靜



尚論後篇四卷之一諸篇目錄

尚論春三月溫症大意

溫症止篇

計三法并諸方

溫症中篇

計十二法并諸方

溫症下篇

計十五法并諸方

附辨兩感溫症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一卷

西昌喻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春三月溫症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畧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症。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

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
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
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
三例以論溫症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
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卽邪中三
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卽邪中三陰之
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
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症不除者
攻裏三五次而內症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
劇以爲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爲在裏也又似在

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症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症。尤爲十中八九。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津枯肉爍。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實緣醫者於此一症。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畱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

以爲狂誕也。

溫症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爲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
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
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畧惡寒而卽發熱者。有大
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
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
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
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

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症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讖語發班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症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遠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阨耳况於治太陽經之症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症或有之而寒傷營之症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症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

也。寃哉！生命古今誠一莫控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症而後傳裏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症。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傷寒從表而始。故悞攻而生變者多。溫症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爲大變。然鬱熱必從外泄。爲易悞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症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裏爲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其間有悞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

之疫症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熱病
同論。

①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仲景原文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
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
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
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症則從春令而不惡寒
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
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

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②形作也。

似

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

非傷寒矣。

弱者必渴，被

火者必讖語。弱者發熱。

所以渴也。

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原文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

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

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

病尚嫌其藥性之帶溫。况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剔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可無贅也。後之紛紛訾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庶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③

脉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

咽燥吐血。

原文

脉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

勢上逼。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症。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④病如桂枝症。

似乎頭不痛。項不强。

則太陽無外入

之邪而非中風。

寸脈微浮。

則邪自內出。而不當過表。

胸中痞鞭。

痰涎塞隔。

氣上衝咽喉。

不得息者。胸中有塞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

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虵。

原文

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症。而曰病如桂枝症者。

恐後人悞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

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梔鼓湯。此用瓜蒂散

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湧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

一 悞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虺失所養。故悖逆而

上出也。

⑤ 病人手足厥冷。

似涉厥陰

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

非厥陰也

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

蒂散。原文

按此症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症類傷寒之瘧症

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

寒在骨髓也。

表實裏虛

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

膚。熱在骨髓也。

表虛裏實

此以互合之表裏言。設合臟

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矣。

六病在陽。表未罷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啜之。其熱

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

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鹹寒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寒實結胸。無熱症者。兩寒相搏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

亦可服。寒結重者原文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七病人臟無他病。裏氣和也時發熱。或然或然自汗出而不

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未發熱之時發汗則愈。宜桂

枝湯主之。原文

八病常自汗出。無時不然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

以衛氣不其營氣和蓄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

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原文

也。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

再按春溫之症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於先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症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

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⑨病人脉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原文

昌按發汗而令陽微。悞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脉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脉不數矣。

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⑩病人煩熱。陽微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

者屬陽明也。脈實者，陽明宜下之。脈浮虛者，太陽宜發汗。

下之宜承氣湯，原汗之宜桂枝湯。原文

(二)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原文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症項下，然不顯為溫症而設。所以不言症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今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⑬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原文

此與傷寒耳聾爲少陽邪盛者迥異。益見溫症禁過汗也。

⑭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鞭也。原文

⑮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⑯大不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昌按仲景治溫症。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

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爲表在，所輕而裏在所重。殊大不然。蓋表裏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⑤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原文

觀此則溫症比傷寒太陽經之變症爲差減而汗

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①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

原文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葱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方

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脉細身倦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脉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脉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症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脉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

傷寒內著有韻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荊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 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脉浮而大是表其人發渴小便赤却當下用此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

分利兼清鐘

牡蠣澤瀉散

治腰以下有水氣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脉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
燥熱小便赤色噦嘔不止心下微煩者俱

溫症上篇

三

下後脉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悞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三湯取其溫以散表

下後利不止、脉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取其涼以解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豉湯

下後心煩、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取其吐以微邪

下後心中懊惱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取其仍從下解

下後寸脉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脉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解錯雜之邪

下後傷血脉澁、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陰陽既虛、氣血俱弱、故其熱不可止息、

葶藶子湯

二方取其酸苦湧泄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阿膠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福建醫科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1974年

黃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黄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粟幹莠葉

溫症上篇終

溫症上篇

川
行
不
久
六

溫症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爲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陽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縱養蟄不遑食息也若匿者若逋逃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剝采絕無鞅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爲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閉而氣泄冬月關閉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閉氣屢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

賊作子。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劫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憤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

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悖。然觀仲景之論溫症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

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卽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爲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見爲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法，乃爲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一皆少陰之本症也。膀胱爲腎之府，故少陰症具。若被下

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爲瘈瘲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悞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爲再悞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症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再按仲景之論悞下有結胸及痞挾熱驚澹臟寒不禁等症從未說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爲府素不藏精之人悞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

膀胱也。况於風邪內熾。津液干燥。大便難通之未
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
多成癰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悞下。而絕
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

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
精之溫症。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
熱自退。乃風溫之症。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始
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
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
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

而風先內熾歟。故纔一發汗，卽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症。設不發，則諸症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爲何病，反謂溫症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毒溫疫四症。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爲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自慊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藏於骨髓。今

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
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瘧
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
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
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
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
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
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
觀之溫瘧且然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

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症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

發熱也。皆從骨內鬱蒸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渴。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渴。與第一例之症。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裏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卽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卽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爲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譚無忌。然而遠囂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

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班卽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爲治溫之例。未嘗以已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①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仲景原文

昌按脈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裏。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顯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匡麻黃爲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卧倦語之症。卽知爲風溫。又知爲冬

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誘之傷寒，偏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者之詫顛門，直是操刃之凶人，寧但爲芄蘭之童子已哉。

②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症，故微發汗也。原文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症發熱，脈沉則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爲少陰引經之藥，而又

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奇功也。此云無裏症。非是并脉沉嗜卧等症俱無也。但無吐利躁煩嘔渴之症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症。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③病發熱。頭疼。脉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裏。

宜四逆湯 原文

昌按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

病發熱頭疼症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爲悞。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症。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爲少陰經對症之表藥。而又不取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悞表而

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④ 少陰病。脉沉細而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原文

按脉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

內熱愈熾。

⑤ 少陰病。脉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脉弱。

澁者。復不可下之。原文

昌按前段云。脉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脉微。則為虛。

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

之也。然則脉不微數者。一槩禁汗。不為懲噎。廢食。

耶。况於不藏精之症。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

脉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馴至脉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⑥少陰病。欬而下利。譏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原文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劫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悞下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症中云。直視譏語循。

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測彼之下泉。非同枯澤稿之善物哉。

⑦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文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候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爲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

得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爲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症。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挈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爲主人。送出客邪。尚恢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爲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

便血也。原文

按膀胱爲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爲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悞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

再按熱邪雖從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况既開血一竇。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邪奪膀胱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

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症具。小便色反白者。下
焦虛有寒也。勿認爲熱。以致悞。原文

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一段最肖仲景蚤已欲人辨
識之矣。

⑩病人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也。無陽也。無陽以爲之外護也。

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原文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一段更肖少陰爲水臟吐利
者。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 茲篇得十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二方之意前已論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

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

苓及术制水煨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裏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爲君。以乾姜附子爲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蔥白爲君，乾姜、附子爲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蔥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歛。見睨曰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胆汁湯

治下利脉微及厥逆無脉，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陰以爲向导。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脉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卽前四逆湯而倍乾姜、加蔥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蔥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蔥、加芍藥。嘔者、加生姜。

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脈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姜、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

七壯

下利、脈微澁、嘔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勤、弩責也。宜灸頂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欬、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

熱甚而裏不和也。芩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

腎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

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

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臌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

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咳者加五味子。乾姜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不藏精而膀胱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症中篇終

溫症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爲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症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症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徧六經溫症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牖而出勢不能傳徧他經表裏只在此二經

者爲恒也。若更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熾。不俟六日卽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卽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旣是溫症。表裏橫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症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人見熱煩枯燥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

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
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
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
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今人一錢。亦不敢用。總
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
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
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
蓋舍二法。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可不用溫。下藥
中。可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
昌之分溫症爲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

鑿取後世之訛議也明矣。

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裏之症，乃以半表半裏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以者，何此症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裏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箇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况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此十二字秘訣，乃兩感傳心之要，即治溫萬全之規。聖言煌煌。

學者苟能參透此關其治兩感之溫症十全八九
矣

表熱裏寒者。脉雖沉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
寒也。所以陰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裏熱者。
脉必滑。身厥舌乾。所以少陰惡寒而踈。此表寒也。時
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

仲景原文

按此段文義論溫症全以少陰腎與太陽膀胱分
表裏。昌所謂太陽與少陰互為標本者。得此而為
有據矣。其云所以陰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
當先從表解也。即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脉滑

表寒也。身厥舌乾裏熱也。惡寒而踈。宜行溫散。時
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涼解。用藥如此繁難。正與
兩感症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之義。互
見。正欲學者之以三隅反也。又云少陰病惡寒而
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
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
協於和之意。設惡寒而踈。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
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脉不至。不煩而躁。則陽去
而陰亦不存矣。所以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
盛陽微。卽以溫爲主。果其陽盛陰微。卽以下爲主。

果其陰陽錯襍。溫下兩有所礙。則參伍以調其偏。勝爲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熾。陰陽尚未全虧。方可溫經散邪。若夫滋蔓難圖。任行背水之陣。必無僥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關頭。雖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圓機。所貴明理之彥師。其意而自爲深造耳。

少陰中風。脉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原文

觀此一條。而認脉辨症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爲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陰緊。可知也。陽盛則治先腑。陰緊則治先臟。又可知也。旣盛且緊。則參

之外。症以分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神髓。以自慊也。

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爲太陽經中風之本藥。卽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酸收。則不爲甘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少陰。則更爲陰臟。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

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用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逮三十年來。功效歷歷可紀。蓋得比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症而用桂枝爲例不爲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勢必佐之以辛涼而不藏精之溫屬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甚則麻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倍加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猪胆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槩以羌活柴

葛爲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屢表而病不除。究竟莫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爲仲景解嘲之說。然乎否耶。

謹定擬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症名曰兩感溫症

按傷寒少陰症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症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日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其例脗合。然仲景又不立治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兼治兩

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昌。嘗
思。之。傳。經。之。邪。先。表。後。裏。直。中。之。邪。但。先。其。裏。溫。
症。之。邪。裏。重。於。表。兩。感。之。邪。表。裏。不。可。預。擬。惟。先。
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水。將。竭。真。陽。發。露。外。見。種。
種。躁。擾。之。症。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死。
矣。是。必。先。溫。其。在。經。之。陽。兼。益。其。陰。以。培。陽。之。基。
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猶。爲。庶。幾。也。此。則。與。少。陰。
宜。溫。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消。瘦。兼。以。內。鬱。之。
邪。灼。其。腎。水。外。現。鼻。煤。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
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

之、水、水、液、既、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猶、爲、庶、幾、也。
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
陽、經、者、極、其、勢、迫、大、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頸、項、
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
下、之、則、結、胸、讖、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
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
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少、陰、可、汗、之、例、畧、同、
也。詎、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
攻、裏、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症、之、裏、亡、陽、
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擬、之、也。此、又、變、

例而從病情者也。

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症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三日傳徧六經故爲必死之症。而溫病乃內鬱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爲多。是則非必死之症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乏久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

按亡陽一症在傷寒則悞發太陽經汗與悞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悞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症爲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設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直在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旣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嘿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召陽隨感卽赴不待蓋覆而淋漓不止矣可不懼哉

按亡陰一症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津液暗枯邪傳少陰當下而不下致腎水暗枯

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若在不藏精之
溫症。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
下走。勢自下利。奔迫。是下多。尤足亡陰。而又絕無
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
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臟者。陰也。陰氣
欲絕。詎非亡陰之別名乎。

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症。又出不藏精之
治。特未顯然。挈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卽如桂枝一
湯。本爲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
之內。至於溫法。尤爲獨詳。如加附子。加人參。白朮。

乾薑、甘草、加桂、心、茯苓、蜀漆、紅花等類。豈太陽表
症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
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隸於桂枝項下。一
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
不藏精之症。表裏之邪交熾。陰陽之氣素虧者。按
法用之。裕如也。

春温下篇諸方

茲篇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温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黃湯

脉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温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

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裏救後清便自調但身
痛者隨用桂枝湯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
邪亦從陰解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
爲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

救陰固陽表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 陽虛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 胃中乾實

汗後裏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 汗後身疼痛脉沉遲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 治心下悸欲得人按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治臍下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晝夜靜躁一法

汗下後表虛惡寒、裏虛脉微細、日輕夜重者、以救陰爲主、宜桂枝加紅花湯、

日重夜輕、身無大熱者、以救陽爲主、宜乾薑附子湯、

悞汗變逆一法

本脉浮而症見汗出、心煩微寒、脚攣之候、纔服桂枝湯、卽便厥冷、咽乾煩躁、吐逆者、乃陽虛而陰獨盛也、先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俟厥愈、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行陰寒凝滯、

之血以伸其脚若陽虛陰盛其變愈大者但
用四逆湯以溫經回陽而不兼陰爲治也

溫症下篇終

附辨溫症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闢謬

諸家方書謂溫症之外復有四症。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爲溫毒。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爲溫疫。據其援脈以辨症而爲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迥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鉅。昌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

可以長拘。所以夏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燠
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症而重感於寒
其病卽兼冬氣而爲溫瘧。本溫症而重感於熱其
病卽兼夏氣而爲溫毒。本溫症而重感於時行不
正之氣其病卽兼不正之氣而爲溫疫。原無所變
也。乃謂某病忽變某病。不令人炫而且駭乎。又且
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溫氣相合。
而爲濕溫之症。何以四症內反不並舉。又且溫瘧
一症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
得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爲風溫。

一症。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尤爲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爲兩。凡感而病者。皆爲風溫之病也。卽如初春之時。地氣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除風溫。另爲一症。則所以病溫之故。爲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栗烈之寒氣。總爲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爲一風。并可知也。夫風無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

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溫症篇首。卽特揭風溫之名。以綱衆目。其晰義之精。爲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爲二。况於精微之奧乎。茲特辨之。以見治溫之法。原爲切近平易。而非有竒特也。

溫瘧主治

溫瘧病、脉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

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湯、

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

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

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澁、素有瘴氣、及不服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爲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

竹葉石膏湯

玄參升麻湯

黑膏 清氣涼血

參茸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脈濡弱、正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熾、莫能解散、病固纏身、爲累。

而目前不藏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
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意草中論之已
悉、茲不復贅、

無香

出毒為厥其重端毒必變我宜入參白朮

出毒生位

但此皆宜正查端

尚論後篇卷之一終

尙論後篇卷之二各篇目錄

合論各篇 計十三篇

真中各篇 計論三篇

小兒附篇 計論三篇 治法三例

會講附篇 計六會

問答附篇 計十六答

開卷詞論
卷之六

會稽詞論
卷之六

小兒詞論
卷之二

真中各論
卷之二

合論各論
卷之十三

尚論各論
卷之二

尙論仲景傷寒論合論四時并各症小兒卷之二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尙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尙論四時以冬爲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踰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爲禦、寒乃稱。

真禦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諄諄垂誠，後世紅爐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症最凶最多。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爲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爲晝，以冬爲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爲萬物之靈，顧可貿貿耶？特首揭之，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

躄音厭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
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
餘。春於時爲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
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然後與
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
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日飲
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
心先與凶惡爲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
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強。
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卽芽。如木藏火。逢鑽卽

出。惟廓然委順。嗒然喪我者。病魔潛消。而精氣漸長。猶爲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爲知道也。

○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爲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噫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睜弩以捍其外。熱湯以漑其內。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卽出。不爲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爲不淺。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

而出。然亦須兼治。痰不堵塞竅隧。則風易出也。至于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悞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

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兢兢隄防。金水二臟允爲揖身儀戒矣。式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慾竇。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耗。疴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

人之居卑隩。觸山嵐。冒雨暘。着汗衣。卧冰簟。飲涼水。食瓜果。受內鬱。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瘡。但爲受暑遺却太陰濕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

以爲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爲千古一大悞耶。夏
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爲內傷諸病之
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徧野。地寶垂
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賞
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爲一歲。不可多得
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爲蕭疎矣。燠熱
轉而爲清冷矣。以故爲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
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

而得以自爲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瓜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應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卽能萎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纔生。冬水早已庇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爲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爲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爲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

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爲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况入秋已深。尙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爲筋脈短勁。消渴枯損之導。爲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飡泄病。旣謂春傷於風。夏生飡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飡泄。其言錯出。

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爲最所飡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粕精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旣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卽出以故飡已卽泄也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

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咳。瘧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水。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

冷始不爲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爍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悞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滄泄夏傷於暑秋必痃瘕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

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咳。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說。故引之而爲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爲秋時之瘧。所以瘧症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爲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瘧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爲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爲咳嗽之症。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日風

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爲熱。豈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爲熱之理。况乎濕者水類。所以水流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爲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滄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痺。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加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爲燥。而諸家指爲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

行於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茲
而生焉。蓋春屬風木主生。夏屬熱火主長。夏屬
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
物全賴濕土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
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
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
之土爲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隸者。不得與
之較量也。此義旣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
而冬月之咳嗽爲傷秋金之燥。不爲傷秋之濕也。
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

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痰癯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滄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之病癯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爲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冬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爲

天時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明乎溫熱寒涼。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後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悞。秋傷於燥一段。傳習至今而不察耳。曷不曰風寒暑燥。猶爲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倣洛書五數居申。縱橫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重轉土運十八日。五運而爲八轉者乎。此其道。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蓋三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

七十二日。則爲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爲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陰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見冬季大寒後十八日之士。卽從太陽寒水之氣爲用。故能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士。早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木風爲同類。又

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爲始極而爲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秋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日。分歲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冬春秋之各主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故爲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卽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

膏地溽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訛傳訛其因仍苟簡爲不少矣可無論歟

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直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爲甚酷爍石流金亦云僅矣然但爲乾熱已也得陰涼尙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炎威相會盡大地爲蒸籠礎磔流膏蟣風悉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矣夏日較他時獨永而南方離明之位天皇星獨密造化活潑之妙

非圓機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論逆四時之病爲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疴症。乃有違天而名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肺。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外自寓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之情。久而靡錮。如暴戾忿恨之人。始焉但覺肝氣有

餘終歲擾亂。一旦不足。則疴羸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藏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

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鄰者。善保生者。宜默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克。血克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鼽。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內。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

此皆所謂嘿杜其機者也。若俟鼽。淋瀝。尚不知

其所來。則無具甚矣。
鼽音求。鼻間窒塞也。齁音丑。鼻間出血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者，則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形傷腫之腫不同。與熱傷氣、氣傷痛之意，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毛燥濕乾之類是也。感寒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浮焉；即所謂寒傷形、形傷腫者是也。感濕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濡瀉焉；脾

論後篇
卷之二
合論篇
一百三十三

惡濕喜燥。濕氣大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甚則水閉跗腫亦見土不勝水則不能外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爲跗腫所以較之濡瀉爲尤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隣風燥又未有不熱者也。濕不與燥爲隣其或爲寒濕或爲熱濕則各隨其體之積累所造焉。但春夏秋三時俱屬風燥熱惟冬時方屬寒則受病者之熱濕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怒多則傷肝惟悲始能勝怒以肺金主悲也。風多

則傷筋。惟燥始能勝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也。夏屬南方火。火太過以北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傷心。惟恐始能勝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勝熱。以腎水性寒也。苦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苦。以腎水惟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故思傷脾。惟怒勝思。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甘傷肉。惟酸勝甘。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心主喜也。燥傷皮毛。惟

熱勝燥。心主熱也。辛傷皮。毛惟苦勝辛。火味苦也。
冬屬北方水。水太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
恐傷腎。惟思勝恐。脾主思也。寒傷血。惟燥勝寒。火
勝水也。鹹傷血。惟甘勝鹹。土味甘也。夫四時一有
太過。卽以所勝制之內。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
可用之。調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而然推
之無窮。無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莫加毫末
也。後世識不及古。反舍正路。不由者。何耶。
問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
解也。曰。二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充於血。陰之屬也。

陰不足者本當益陰。然益陰而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爲陰之主也。精麗於氣。陽之屬也。精不足者本當益陽。而陽未能生。必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爲陽之基也。二者皆藥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真中合小兒

論傷寒直中陰經

人之陽氣素弱。加以房室過損。腠理久疎。胃氣久薄。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至全不爭鬪。開門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其候全不發熱者。爲多。蓋發熱則尙有爭鬪之象。邪不得直入無忌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從胃口而入。胃爲五藏六府之源。邪入其中。可以徑奔三陰。而從其類。以故吐嘔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也。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

漸至卷舌囊縮而死矣。有魄汗淋漓而死。者孤陽從外脫。亦風邪爲多也。有全不透汗。渾身青紫而死者。微陽爲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症陰霾已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互。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症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身自有之風。平素蘊蓄而一旦內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致。

數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爲最。房室過勤。縱陰不走。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隙之所。而手微麻。足或微痺。舌或微蹇。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乘虛橫發。與大塊噫氣。林木振響。黃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無少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醫方引風寒暑濕之風爲治。一悞再悞。外風入而與內風交煽。任憑驅偉體。堅經年不能少減。而成廢人者。比比甚有不旬日而告斃者矣。可勝嘆哉。

風論真中風大法

風既自內而生。還須自內而熄。欲自內而熄。何物是熄風之藥。養血乎。風亦與之俱。養補氣乎。風亦與之俱。補實腠理乎。風亦與俱。實將何所取耶。養血補氣。自不可少。而實腠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患於無藥也。蓋天地間之風。得雨則熄。所以素問又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以雨。治風不言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腠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也。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腠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

此旬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爲當其妙全在助陽而通血脉不取驅風散邪爲義與荆防柴葛之輕藥絕不相干世傳以羌防等藥發散一食頃者此但可治偶感之風耳以治內風不去百分之一豈有經年積累之風而取辦一藥且僅攻皮膚之事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絕少貧賤之人非無房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時爲身動纔有微風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旣安逸內風已熾尙圖乘風納涼沐泉飲水以解其熱致陽氣愈遏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挾鬱陽而爲頑

痰阻塞經絡。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由來。不
今成方。雖多辨症。全不清切。蓋觀平人飲醇食燻。
積至無筭。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權。嘿爲運出耳。
陽氣遏鬱。無權勢。必轉蒸飲食之物爲痰。痰與風
相結。迨發之時。其體盛之人。病反加重。蓋體盛則
陽多。陽多則風與痰俱多也。孰知其風爲本而痰
爲標耶。孰知其陽氣爲本而風痰爲標耶。風痰爲
標。可汗可吐。或者見其昏迷舌蹇。以爲邪入心
臟。用牛黃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遏。而成
不治甚多。夫陽遏在內之人。臟腑有如火烙。平素

喜生冷臨病又投金石覆轍相尋明哲罔悟亦獨
何耶陽氣爲本勢必絕慾而不更擾其陽病根始
拔然而陽氣素動習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養
風痰纔得少息往往思及慾事略一舉動復從本
及未蔓而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此惟善保生
者見體中痰多風熾無俟病發預爲絕慾可矣甚
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
之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
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之人惡
乾燥者內邪感之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忌

汗藥風病喜汗藥而忌燥藥克其義以爲調攝則
居四達之衢而披襟向風起呼吸卽通帝座之想
者卽治濕之良方也處奧奧之室而整冠振衣凜
天威不遑咫尺之懼者卽治風之良方也人苟知
此不誠可以却痰而延年耶

闢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克長。陰則不足。陽實有餘。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惟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身內易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時有。彼當日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乃以四字難呼。節去二字。曰驚風。遂移貽後人以多誤。以其頭搖手勁也。而曰抽掣。以其卒口禁。腳攣急目邪心亂也。而曰搐搦。以其脊強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凡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

太陽經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
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牽強乃生出抽
掣等不通各名而用金看石重藥鎮墜以致外邪深
入難痊間有體堅症輕而愈者遂以爲音育方可傳
誤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助驚
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已身
強多汗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藥又
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豈爲無傷寒乎况小
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更多耶是卽世所
云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卽愈爲貴

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瘧無汗柔瘧有汗。小兒剛瘧少柔瘧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遂名之曰慢驚風症。而以參耆朮附藥閉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爲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出表。不當固其入內。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又誤矣。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別。乃遂相傳爲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實有驚病。以小兒氣怯神弱。凡卒遇怪異形聲。及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其神

也。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鏡全然不聞不比熱邪塞竅

謹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幃觸犯寒邪者恒少而知識未
開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溫症三
例可互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府小
兒或因啖乳而傳母熱或亦飲食而中外邪皆
從陽明胃經先受繇陽明而外達太陽卽與溫
症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氣受傷者邪氣入
胃復乘其脾虛而客之卽與溫症之第二例頗

論同既陽明胃與太陰脾相連之一臟一腑交合
爲病正傷寒兩感症中二日陽明與太陰受之
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讖語之症與溫症之第
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爲
小兒八歲已前無傷寒之說不思小兒冬月登
山入水者尙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卽冬月
不令受寒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卽冬月不令受
寒豈春月弁不受時行外襲之氣耶其後又因
無傷寒之說凡一切外感俱妄立驚風之名擅
用金石重墜反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症冒

寓意草中已略辨其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脾之大絡。則昏迷不醒。然則邪熾太陰脾經。勢必傳於大絡。其讖妄而不知人者。夫豈驚風之謂耶。祇有慢脾風一說。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名。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茲特比入春溫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忒。後之赤子。可登春臺。昌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溫症第一例

繇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是表症。但表法原取。

解肌而不取發汗。况於小兒肌膚嫩薄。腠理空虛。斷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症多。陽明症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症多。太陽症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圓機在乎臨症。然頸項肩背。正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几几然。牽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竄。手足反張。諸多太陽見症。而驚風之名。自此始矣。詎知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

目脉赤、獨頭面搖、卒口禁、背反張者、瘥病也。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剛瘥。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瘥。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瘥、可見不解肌而悞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汗沾衣被、旋復內滲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乎輕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

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卽須審諦、不可悞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

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悞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侄病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誡。

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栝蘘湯

攻裏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瘧病胸滿卧不著席脚攣急斷齒者

昌變調胃悞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治下後腹滿時痛者

小兒溫症第二例

繇陽明而太陰自表入裏仲景云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鞭可見脾氣虛衰不能爲胃行津液必

致吐利兼見此俗子藉口慢驚之源也。詎知外感之邪入乘其虛上吐下利者卽霍亂之意。正氣既虛兒因畏怯則有之。豈是心虛發驚肝木生風之候耶。此等認症一差用藥不合萬無生理。蓋脾經之症自有脾經之顛藥。况於屬在外感仍以散邪爲先。所以悞下則心下結。鞭正謂邪雖已入太陰而陽明未盡除者恐有表症相碍也。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脈浮者用之，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見浮則邪還於表，仍用解肌之法，迭出其邪爲當也。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燠土燥濕。

理中湯

濁氣上干於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黃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黃亦當倍減，以小

兒胃薄易動也。

小兒兩感溫症第三例。

胃與脾一腑一臟。表裏雙受。則在表者為陽邪。然既已入於胃。即當愛惜津液。即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汗。所最難者。要在急溫急下。審諦不差。蓋胃實兼以脾實。則二火交熾。水穀之陰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煤。

此後先生原稿遺失俟查接刊

小兒篇
三五

會講刺熱篇溫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錄

上古醫旨其時首春其證首溫先師祖僦貸季所傳先師岐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顴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凡十五句七十字岐黃之庭宗旨曠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况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焉凡人有病其色必徵於

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是五藏熱病色且先徵矣。然五藏隱深其色不宜外見。纔見微色。隨刺俞穴。蚤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黑色忽見天庭。大如姆指者。不病而卒死。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夫陽經脉色顯而易見。初起熱徵於面。此時漫無齒咎。太陽脉色榮飾於顴。乃久邪內伏。其春發溫。必始太陽經脉。紅赤熱色先見兩顴。如以朱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顴骨一處。

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少需聽其自解。此真訣也。大凡溫病。執自內出。經氣先虛。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虛者。必待午未正。陽杲日當空。群陰見現。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虛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註謂肝病待甲乙解。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藏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脉爭見者。死。咸謂外見太陽赤色。內應厥陰弦脉。此則如隔千山矣。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脉。

弦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入陽弦可。沉濇弱微入陰弦亦可也。弦脉陰陽兩屬。安得指為死脉。且三日之促耶。古義斷不其然。上古理脉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者。舉頭見日。隨處長安。晶光萬道。人身之色無幽不燭。同也。脉以應月者。千江有水。千江月。地脉潛通。人身之脉環會貫通。同也。脉榮顴骨。即色榮顴骨。纔一見之。表裏兩符。豈非日月合璧耶。如太陽顴骨。色脉同時解散。并不成温熱病矣。病則色脉

同時俱見矣。太陽榮顴骨。少陽榮頰前。厥陰榮頰後。少陰榮兩頤。乃至十二經脉色。大絡小絡隨病彰灼。一瘡一瘕。色脉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時往來。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交榮飾。此纔名爲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紫滯晦。傳經勢重。已爲主死。爭見青黑尅賊。十死不救矣。蓋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孕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勾萌盡斂。亦嘿庇其根也。今外邪入而真藏逼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

熱病內連腎。身內百司庶職。惟腎獨爲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顛覆濁亂。生死出入莫不繇之。太陰厥陰。祇稟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脉。腎則顛主內藏。經謂過在少陰。甚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爭見主死。牽連腎氣在內。以少陰爲厥陰母。木勢垂危。求救腎水。腎水足供。尙可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斃乎。可見神去則藏敗。藏敗則爭見。驚黑豈脉色不由根心也哉。釋謂木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謬甚。果爾。水數一。土數五。其死

主一日五日耶。內經明謂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
死。胡以生數妄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反誤古
脫。增入五字。駭觀總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擅
複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
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
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
待汗自己。若兩頰黑色。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
少陰經敗。甚必入腎。腎藏癸露。泉之竭矣。無陰以
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頃刻俱爲
灰燼。誠劫災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

內枯稿無救。頰頤紫黑已見惡痕。縷縷不散。此獨
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紫府丹臺。授以太陰神水
乎。吾徒同志。濬冽彼之泉。自固慶古經之法。傳心
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會講素問評熱論病溫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語錄

岐伯先師論溫勝義微妙。今始深解之也。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湯。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

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獨創穀氣之旨。穀氣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至寶者也。穀氣為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萃萬理為一言，誰能外之。內經謂精者身之大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稟溫病面是則藏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藥樹，百病不生矣。即不然者，冬藏已敵春溫，積貯為命。主張蚤計在是。胡乃泥沙擲之。耶。泥沙擲之。茲後則腎虛甚而溫死矣。尺熱甚而

溫死矣。穀氣既餒，轉輸不給，關門閉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況腎虛尺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準平人十二時脈，更增四時，三日促爲二朝，再促則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倒說豎說，變化生心，萬理淵源爛然，生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爲土苴，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有五，始知理障稍盡，矩則昭然。茲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黃帝願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至陰陽

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向者胸為疑府。今乃知穀氣之旨。既明即陰陽交與不交了。然定矣。吾徒嚼

舌多年。今轉饒舌。而且細舉之矣。上古榮未交。證

之輕者。榮交陰重且死者。中古冬傷於寒。春必病

溫證。半輕者。冬不藏精。腎虛尺熱。重且死者。聖神

心印。妙義天開。變化錯縱。愈出愈奇。上古太陽與

心肝

心腎

小腸膀胱

厥陰為偶。少陽與少陰為偶。而陽明太陰雖不言

之。而其相偶更定位也。中古太陽與少陰一府。一

臟。獨主其重。蓋太陽主外。少陰主內。太陽司陽。經

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太陽。

陰陽交而死矣。然掌上意珠不叙其文，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絕學耶？岐伯先師妙翻千古變證，若相忤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况庸人乎？謂二陽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輕證，而舉爲死不治，必有其說。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亢燠，陰絕胃穀腸津水穀將絕，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陰脾，一陽一

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虛者。辰巳經旺。汗乃盡解。必然之理也。門人有蓄疑義。脾胃以膜相連耳。脾胃榮交相連。直是易易。所以上有故不言之也。予不然。傷寒傳經如膽藏肝葉。豈不直入相合。然必少陽膽乃傳太陰。再傳少陰。乃傳厥陰。遠經而走。不能直截合膽也。今陽明胃乃傳少陽膽。少陽始傳太陰。遠經傳。次亦然。固知陽明太陰交與不交。各分疆界矣。兩顴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頰前與頤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額中鼻準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必至榮交不

分。乃。爲。死。也。至。於。太。陽。少。陰。陰。陽。正。交。吾。徒。更。深。
言。之。內。經。兩。感。證。一。日。太。陽。少。陰。二。日。陽。明。太。陰。
三。日。少。陽。厥。陰。三。日。死。由。是。論。之。溫。證。微。不。相。同。
矣。溫。證。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者。有。五。分。
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溫。證。太。陽。少。陰。本。經。與。
病。相。持。卽。十。日。半。月。總。爲。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
日。之。促。而。驟。死。者。蓋。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榮。衛。
平。時。覺。不。相。等。病。之。精。津。不。枯。穀。氣。不。盡。熱。勢。小。
衰。肌。膚。漸。漬。微。汗。兩。交。忽。爲。兩。解。病。醫。相。成。者。多。
有。之。矣。半。月。一。月。待。斃。無。醫。穀。氣。不。得。不。盡。者。非。

天也。人也。然醫之手眼。審幾決擇。一日已前。圖而
又圖。邀非倖邀。生機可待。此爲超醫。至一日已後。
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穀氣精血。傳經立
盡。盡則死矣。岐伯先師曰。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
傾也。又曰。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然則
陰陽交。交者死。予向以爲一言而終。隨病隨死之
候。幾悞一生。牆面惶汗。常慄然之矣。立志竒男子。
冬至閉關儲蓄內富。豈非第一義乎。

會講傷寒論中論溫證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三會語錄

上古中古首重溫證。民生最賴之矣。周秦以降。如扁鵲。越人。起家數輩。各樹偉義。經緯裁成。後代宗匠。至於溫證。絕不言之。由是論溫。駸傳駸失。乃至人去書存。幾千百年。黯然而無色矣。漢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揆。其著傷寒論。雖述實爲創也。二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功遠紹。軒岐於中。溫證一法。劃然天開。步步著實。繹傷寒家成。朱十餘輩。義例多獲。獨溫證從不知爲何事。予步趨仲

景先師至老不輟諸公會講大舉溫證以建當世
赤熾俾仲景寒灰火傳蓋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
寒者爲溫病玩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說知
冬寒久鬱太陽經受肌表榮衛主之與冬月驟病
發熱惡寒且不渴者證則不同故春月寒鬱既久
發熱而渴不惡寒自內出外矣與上古榮未交待
汗自解同義其證不過十之一二耳若發汗已身
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證少陰冬不藏精與太陽
病隨時忽至勢則病之八九矣風溫與風傷衛又
不同中風其脉浮弱獨主太陽風溫其脉尺寸俱

浮兼主太陽少陰腎水本當沉也。風溫載之。從大
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繁矣。春月木長勢強。吸汲
腎水。已爲母虛。加以風溫之病。俄頃少陽相火。厥
陰風木。風火熾然。能無殆乎。故若發汗已。四字句。
括。錯。悞。見。醫。未。病。之。先。及。得。病。之。頃。須。診。足。太。陽。
足。少。陰。一。腑。一。臟。此。千。古。獨。傳。妙。訣。也。診。之。辨。其。
有。無。伏。氣。有。伏。氣。者。冬。寒。太。少。二。經。久。伏。身。中。時。
當。二。月。其。脉。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與。裏。熱。少。
陰。將。同。用。事。恣。汗。無。忌。灼。熱。反。倍。是。爲。風。溫。風。溫。
表。裏。俱。見。浮。脉。其。證。自。汗。身。重。腎。本。病。也。多。眠。睡。

鼻息。齟。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
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
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脉。理。輕。易。
發。汗。蚤。已。犯。此。大。戒。生。命。可。輕。試。手。乎。既。腎。中。風。
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
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脉。府。同。時。絕。矣。被。
火。微。發。黃。色。劇。如。驚。癇。時。癩。瘖。火。熱。亂。其。神。明。擾。
其。筋。脉。也。傷。寒。燔。鍼。灼。艾。仲。景。屢。戒。至。溫。證。尤。當。
戒。之。被。火。微。發。黃。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筋。脉。重。
證。莫。重。於。此。稍。輕。悞。火。少。陰。脉。系。咽。喉。乾。痛。乃。至。

唾血亦多死者。如之何。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促聖神莫挽矣。故治溫病。嘔緊在未發汗前。辨其脈證。補救備至。防危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又何所措其手足哉。上古論溫榮交已後。其病內連腎中。古論溫顛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先師出其不盡之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謂太陽入絡膀胱。命門穴中者。藏精光照。兩目直視。則光絕矣。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

是則太陽之脉其終也。有五大證。戴眼反折。瘈瘲。色白絕汗。太陽關係豈不最操其重哉。所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扼要膀胱若腎藏將絕。寧不膀胱先絕乎。因是吾徒敢論太陽春溫受證。雖不類夫風溫。然陽熱勢極。腎吸真陰。上逆地道不通。亦成太陽死證。蓋由悞發其汗致少陰隨之上入大類。內經風厥同也。內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從之。從之則厥也。瀉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風溫風厥太陽。纔涉三風。見證總當回護陰。

之根底。勿使陰不內守。勿使陽不上厥。百凡封墊。不露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也。必能若此。乃爲溼陽補陰之妙。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火。虛風洞然。果何爲哉。諦思一方。其方苟非設誠通神。孰能定此。吾徒尙論溼證。於後四卷之一內。取裁其方。然未刻也。又十餘年。諸公大舉會講溼證。當爲之刻之矣。閱未語。則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具同心者。其能已耶。

會講溫證自晉至今千年絕學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四會語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斲之矣。叔和何如人也。以爲得統而學聖人之徒。今且譚從前英賢過信叔和之弊。叔和爲晉太醫令。一時醫流旣以淺陋更甚荒唐。如西晉崔文行所傳解散溫法。用桔梗細辛白朮烏頭四味。後世奉爲靈寶。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熒火。名務成子熒火丸。托老君務成子售欺。妖妄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具載其方。確信以爲有見。時疫爲寒。

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久宗之耳。及以毒攻毒。受
劫必死。朱肱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而表裏香燥
同之。東坡學士在黃州。見其隨施輒効。載之集中。
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悞。詎知坡公集中朱
肱已三改其方。始用敗毒散。不用熱藥。厥功少減。
前罪。然雖改易其方。不識聖神心法。竟無益矣。朱
肱論傷寒註釋。頗合聖矩。但其論溫傳派不清。違
悖聖言。未可枚舉。如仲景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
而渴者。爲溫病。朱肱謂夏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
身體痛。其脉浮緊者。溫病也。仲景所言者。冬月感

寒。至春始發之溫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溫。重感於寒之變病。苟朱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年從未論溫正病所以其法其方。咸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朱肱卽云。初春發斑咳嗽爲溫毒。吳綬謂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爲溫毒。乃以溫毒爲壞證。亦宗叔和序例。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吳綬。墮筮迭奏於叔和之庭。正乎邪乎。潔古傷寒名家。惑叔和變法。則亦不爲正矣。趙嗣真謂仲景所云。重感異病。變爲他病者。卽索矩所謂二氣三氣雜合。

爲病也。朱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汪
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不知
仲景幾曾有是言哉。巢氏病源宗序例四變用崔
文行解散法，龐安常亦然。治法初用摩膏火灸，二
日法鍼解散取汗，不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
用藜蘆丸微吐，愈不愈改用瓜蒂散吐之。解尙未
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乃以雞子湯
下之。巢龐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四
時法，於春分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爲主，增一味減
一味，卽名一方。豈始崔文行蜂螫蟄手耶。然只定

不。移。移。則。蹶。矣。李。思。訓。亦。用。和。解。海。藏。謂。二。公。當。
宋。全。盛。其。法。明。哲。莫。踰。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遷。
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置。聖。言。傳。會。多。口。幾。
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盈。庭。聚。訟。各。逞。其。端。
而。未。已。也。丹。谿。究。心。雜。症。不。事。仲。景。遇。外。感。宗。東。
垣。補。中。益。氣。兼。行。解。散。終。非。正。法。况。惑。異。氣。之。說。
決。擇。不。精。然。既。外。感。不。習。獨。主。雜。症。何。由。登。峰。造。
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蓋。一。生。精。神。在。內。傷。也。
乃。從。內。經。深。入。至。理。發。出。冬。溫。春。溫。二。義。真。千。百。
年。之。一。人。也。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

溫火盛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又云：春月木當發生，陽以外泄，孰爲鼓舞？腎水內竭，孰爲滋養生化之源？既竭，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熱也。時強木長，故爲溫病。此二則溫症，從內經立說，入理深譚。不闕叔和叔和自妄，蓋時強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爲溫病。較叔和三月四月不爲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爲寒所折病，熱則重。盛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冬溫妙義，一則春溫妙

矣。義。幾。千。年。來。獨。步。悟。入。偉。哉。偉。哉。賢。關。首。肯。此。老。

會講溫症正名辨脉之要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五會語錄

論濕溫

仲景先師祖素問熱病作傷寒論以傷寒皆爲熱病也。然於冬月正病獨詳之矣。而春溫夏熱則但述大意。比類一二。惟風溫濕溫二症。春司風溫。夏司濕溫。獨主其重。千古不易也。前第三會已論風溫之戒矣。今舉濕溫言之。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薄。則發濕溫。若兩脛逆冷。腹滿。又胸頭目痛。若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

重暍如此者。醫殺之也。然風溫二律。指爲醫殺。叔和當時凜斧鉞。不敢干也。何乃插入重感異氣。變出四症。誑惑後人。謂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陽脉浮滑。陰脉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脉洪數。陰脉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陽脉濡弱。陰脉弦緊。更遇溫氣。變爲溫疫。予旣自任仲景之徒。當再折其妄。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總由不識仲景風溫。濕溫。二大症耳。風溫爲少陰症。微分太陽厥陰。卽溫瘧亦該少陰統屬。素問謂冬感於寒。藏之骨髓。遇大暑。內灼髓空。而發溫瘧。此

正理也。若重感於寒而變瘧，無是事也。至於濕溫，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著落矣。詎知濕溫包疫證在內，濕溫至盛長幼相似，則疫矣。疫亦暑濕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瘧症之輕者也。今脈反加重而症變輕，何以得此耶？至濕毒則症之重者三陰更重，砌出脈狀洪數實大有之，其人元氣實盛，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發爲濕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脈耶？謂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變爲濕疫，濡弱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脈。一濕一寒，何從主之？叔和至夏暑爲病最重，內經

原無其說。楊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柔折可也。至盛夏時，強木長，謂之疫寒，斷不其然。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蓋春月風溫多死，在三月。夏月濕溫多可愈者，安得反重之耶。至於脈法，微妙顯然，易徵傷寒之脈浮大而緊，中風之脈浮緩而弱，春溫浮而且弱，風溫弗舉，風溫尺寸俱浮，風火洞然，中暍弦細，菀遲，暑傷其氣，濕溫沉弱濡緩，濕流其經，至於痧癘，仍是脈合火土主之脈之應。病步步著實，自然之理也。叔和左更遇，右更遇，左

變爲右變爲。髓喉結舌。面厚三寸。韓氏微旨。本欲
懲艾而見齷齪。和解因時。聽病自愈。政如用小柴
胡湯。誠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爲贅
龐。其可乎哉。風溫濕溫。天大二證。乃風溫之治。朱
肱用五方葳蕤湯。知母乾葛湯。防已湯。括萋根湯。
葛根龍膽湯。其風火相熾。頃刻危亡。全不知矣。至
於濕溫。君火心太陰脾。從不識正法。若何但施邪
術而已。真見則安在哉。吾徒品騰溫症。列眉如炬。
諸公目擊勝義。千里同風。是所望矣。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昔。公。曰。昔。者。鄉。幾。千里。國。風。長。也。...

會講論溫古今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六會語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然
靜裡索照。覺無極太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
人理者。天地之心也。向著陰病論。少摹開闢一班。
而劫初上帝以爲之君。其臣以爲之教。創著上經。
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遼邈。全書未覩。而岐伯先師。
私淑先師祖。時舉黃帝。相授一堂。內經以後。十不
徹一。況古經論溫哉。然上古榮未交前。及榮交後。
生死燎然。但溫旨莫能幾及。絕世知識。明明見莫

問問莫究。豈不世界空。擲人理乎。吾徒神酣上古。
志觀玉京。繪爲空中樓閣之想。步虛陟降。游焉息
焉。自覺目光心朗。溫症開先。卽使拱璧以先。駟馬
不若晤言一室。求志千古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岐
伯先師論運氣曰。尺寸交者死。陰陽交者死。各有
其義。惟論溫曰。陰陽交。交者死也。一言而終。更不
再舉。吾徒何從得之。然邈上古前聖。徐覺榮交未
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覺溫與風溫
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今始陰陽交。交者死。論溫比
類列眉岐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向不悟。則不聞。

耳悟則豈論岐伯先師卽吾徒交與未交自燭兩
目胃爲腎關同一機軸溫症纔一見之而意中已
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仲景宮牆吾徒步
趨垂老彌任忽發未刊之旨意謂冬寒春溫夏熱
分之三時覺三大綱建鼎足焉冬月太陽寒水繼
以厥陰風木則統傷寒中風兩症爲一大綱以傷
寒該中風天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
相火則出溫症風溫兩症爲一大綱以溫病該風
溫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以太陰濕土則
出暍濕兩症爲一大綱以暍病該濕溫天然不易

也。精微之蘊。聲臭盡泯。叔和以後。岐路羊腸。秦披
鳥道。多少沉淪。天意未喪。乃至吾世。履視昭然。此
吾徒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方。以後其方充
棟。大率禁方失傳。寢成邪僻。所以有晉溫疫疑鬼
疑神。相沿未已。亦以後人莫得仲景之方耳。吾徒
傷寒論方。取裁溫症諸方。尙論篇未刻。後四卷之
一載之。逐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方。此吾徒一
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
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肖者蕩檢踰閑。妄行汗下。
生命施手。不可言也。幾千年來。獨東垣老人二則。

譚言微中域外偉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
嗣後諸君精叅各出一則二則監義警切蘊理新
研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厥氣若不細存於一大脚大脚矣

國分前存於各出一限二限選養管以疏野南

聖言為中選於對選異自同騰說吾於一大脚也

答杭州程雲來傷寒十六問

一問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而有日病人苦發熱身體疼病人自臥其脉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沉曰遲非陰脉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脉而愈耶

答

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此二

語乃傷寒脉法喫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

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

未愈是陰病貴得陽脉也如讖言妄語脉沉細

者死脉短者死脉濇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脉也

又。如。太。陽。畜。血。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脈。微。而。沉。
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
陰。脈。仲。景。復。推。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
表。證。仍。在。自。當。現。大。浮。數。動。滑。之。脈。設。其。人。脈。
微。而。沉。自。當。比。動。數。變。遲。之。條。而。證。成。結。胸。今。
乃。反。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
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真。畜。血。勢。必。發。
狂。而。成。死。症。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
愈。耳。今。人。但。疑。抵。當。湯。爲。殺。人。之。藥。而。孰。知。亟。
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脉反浮數。此陰病得陽脉。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濇。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脉。爲血所持而不露也。然陽邪既陷入陰。寸脉不加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今寸脉反浮數。其在裏之熱熾盛。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圍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症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脉。見脉既轉陰。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脉。見陽邪既從血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乎。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舉其大綱。至微

細聽人自會耳。大綱云者。謂症屬於陰。其脉反陽。必能鼓勇。以却敵。症屬於陽。其脉反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濇弱弦微之脉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病哉。尊問疑陽病見陰脉。亦有愈者。茲正大徹之闕。但所引病人苦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苦發熱。身體疼。到診脉時。其人安臥。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脉沉而遲。表邪又未入裏。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

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疼重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嚀。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豎一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脉。是心火之本脉。其人身體苦疼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悞遵濕家不可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

濕病雖夏月脉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腠理閉密即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爲夏月本脉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疼重之理也。兩相比炤則其疼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輕令人難辨。故於脉法中析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冬春正病有汗爲傷風無汗爲傷寒。卽夏秋正病有汗爲傷暑傷濕無汗仍爲傷寒。參脉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寅而解於戌陰病從亥而解於寅。

是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日。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太陰王於亥子丑。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卒時一陽生。葭管灰飛。蚤已春回。賜谷丑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卽是王地。故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

解從寅卯而始。三陰之解從寅卯而終。寅爲生
人之首。卯爲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
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王時五。逐
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及。陰行鈍。
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仲景析義之精。以
述爲作矣。至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
內經之旨。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
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惡從知之。故陽病必於
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輕安也。
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

而輕安也。先聖後聖，寧非一揆也哉。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爲便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漏風種種危候。所以服桂枝麻黃湯，但取微似汗。慮夫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爲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卽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卽陽氣素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實，因發其汗。

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鞭也。從前不解陽絕爲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卽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得汗。腠理旣開。兩三日內仍覺皦皦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裏矣。若汗纔得而腠理隨閉。則熱邪不服而傳裏。熱旣傳裏。津液必耗而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尙未可攻。又戒其勿悞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語總頂屬府者。不令洩數。而爲陽明病。

下註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節內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無陽。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羔牛薑。能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

用麻黃湯發汗。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症。如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

枝湯必不能去寒。加以脉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之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症。尚不中竅。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脉微弱故耳。於是更改麻黃一爲越婢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越婢者。不過麻黃石羔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較女婢尤爲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羔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故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得益彰矣。今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耳。溫克勝其外。襲之寒。所以知其證爲欲解。然尙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爲內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開解無餘耳。倘不其然。縱外寒漸

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寧不爲喘喝之人乎。

七問 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衄而已解不用麻黃可也何復用耶。

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徒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

解者不過少解其煩暝。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徹其邪。一以免其再魴。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魴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魴也。以其人既無發煩目暝之症。則一魴而邪從外解矣。何苦復用麻黃湯耶。其一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魴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魴。是一魴不能盡徹其邪。仍當用麻

黃湯以發之邪始徹也。參二條以會用法之意。了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已。

入問。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治傷寒先分營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爲麻黃湯症。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

未除者更與麻杏其石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
奧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襲入肺中
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
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其草緩肺急石膏清肺
熱卽以治足太陽膀胱經藥通治手太陰肺經
亦爲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誤行桂枝寧不
壅塞肺氣而吐癰膿乎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
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著明耳

九問 血弱氣盡一節有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
高痛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

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知此乃爲婦人。經水適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寧非血弱氣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症。蓋少陽膽藏於厥陰肝葉之內。臟腑相連。與太陽陽明兩陽各爲一區。却不與少陰太陰相連者。迥殊。所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臟。而少陽之腑邪。與臟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脇者。迫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指脇也。下止腹也。邪在兩脇。已搏飲上逆。痛在腹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

症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爲厥陰見症。悞用吳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府。不治其臟。廼爲不悞。此是吃緊叮嚀。言外見藏府同治。必領腑邪入臟。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砥柱狂瀾也。

十問 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奧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

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黃芩欲入裏。半夏欲驅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爲一。漫無異同。俾其不至僨事耳。又和非和於表。亦非和於裏。乃和於中。也是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表裏。而表裏之邪不覺潛消。默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薑。大棗。不厭其複。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爲幹旋。所謂大方者。負之而走耳。試卽以仲景印仲景三黃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黃不能

氣夫復何疑然曰與於亦是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宜緩其症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滿大實有此神見而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甕乾杯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

所謂如救頭燃何商量等待之有耶此與大滿大實之條天淵懸絕所當辨之於蚤矣

十五問 脉濡而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此一節

有闕文否

答 叔和以濡弱微濇之脉見爲陽氣與陰血兩

虛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

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症陰脉乎而陽症

陰脉大率歸重在陽微一边觀下文云陽微發

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

鞭音便差可觀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語最爲

扼要見無汗之躁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況於有汗之躁煩。其亡陽直在轉盼間。此卽用真武湯。尙恐不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會仲景之意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複纏擾。而令讀者茫然耳。

十六問 脉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鞣。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宜大承氣湯。設遇此症。果可下否。

答 脉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鞣。其脉其症。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

致其虛寒也。仲景金匱方論云：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所以於結胸條論脈，謂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誤下而脈變雙弦，一以誤下而脈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其人邪結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滌去胸間之邪，則與用大承氣湯峻攻腸中之結者絕矣。然且謂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不可用也。垂戒甚明也。雙弦脈卽欲用下，當倣用溫藥下之之例。今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明

謂傷風有寒。屬大青龍湯症。其不可下更明矣。
兩段之文。迥不傷蒙叔和彙湊一處。指爲可下
之症。貽悞千載。誠斯道之厄也。尊問不敢行其
所疑。具過人之識矣。敬服。

尚論後篇卷之二終